

南

渡

錄

南渡錄卷之四

大理寺左寺丞前工科部給事中臣李

十二月乙卯予殉難諸臣諡廢世錦衣考命

有軍功不得典

加兵部侍郎錄國事尚書原任尚書白貽清太子太

保各廢一子

贈故陝西巡按李應期太僕寺卿罷廢

皆以勲冠功

原任通判副總兵王伯時請追論故書及三案諸臣命

之

此何時
汲在

伯時自稱隨封恭皇帝知前後事最真因既 皇祖神
宗時宮闈內治皆賢文母但冊立東宮稍緩蓋緣孝端
皇后年茂明諭閣臣待嫡若諸臣果從國本起見言非
不正但謂非加之易備名目則無以為功必欲傾陷孝
寧太后尊恭皇帝於不測諱 皇祖慰皇太子有逆惡
捏造妖書離間我父子兄弟之誼俱時汨下皇太子亦
含汨時鮮訪維嚴奈庇護多工終以貫盈劣生嫩生光
充數而吞舟畢竟漏網及東宮已立恭皇帝之圖可無
他議矣乃秉瘋漢張差突入東宮而王之案以提牢主

為鄰肯化知
粹以捐弘元
因巧為指料
流害小人尤

事構無影扣詞作本犯口供又賴 皇祖聖明召諸臣
於太皇太后靈次太子皇孫並侍於前委曲宣諭有曰
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庭有許多議論爾等為不忠之臣
使我為不孝之子可見 皇祖骨肉間俱有不安則奸
黨逞此克心將置祖后皇考於何地時臺臣劉光復越
班趨進大言曰如聖諭 皇祖怒其狂率兼震驚太后
神位因建詔獄時彝傳能諫不知所諫何言疫人說夢
大都賴此造 皇祖升遐遺詔令冊立貴妃為太后象
奸堅執不從隨移居一字號殿賜資什物十失五六至

熹宗初年猶牽茹不休凡能指論祖后皇考者即稱為
風力即此舉動無非欲謀陷祖后皇考於莫可言之禍
耳臣又憶先年有三大案賢奸顯著如梃擊之案主之
者王之案何士晉取之者劉廷元岳駿聲楊維垣也紅
丸一案主之者孫惟行張慎言吳甦取之者徐景漁張
捷霍維華王志道也移宮一案主之者左光斗魏大中
取之者賈繼春也今 皇上承統祖后皇考尊崇徽號
若取實錄一覽祖后受朋奸陷害身處危疑贊錄之地
者幾三十年今日報沒當不在開賊後應為洗雪速頒

詔布告中國外實錄通紀一、更正野史日抄盡行刪
削或另入一篇以揭明奸惡間之謀仍舉 皇祖聖諭
與諸疏自供按名追論得旨已經大赦姑不深究

丙辰工科都李滂以虜寇相持請申飭中外亟圖自脩從
之

疏言古帝王中興莫不拓基于自強而畫境于自足故
漢光武有言既得隴復望蜀人苦不知足明知足不可
狃而反以不知足自勵故取於天下者足也若宋高宗
統緒祗僅有天下半而說者謂其病於意足以已之未

有為有而不以祖若宗之全有為有故足耳若皇上
於今以何足之有以河雒為豐沛則恭皇帝宅中之蒿
封也為恭皇所已有而不有則不足以金陵為長安則
高皇帝無外之初基也為高皇所全有而不有則
亦不足恢復之議復何可緩雖然昔人不又云乎內求
諸已而所憂乃重于所喜夫亦謂內者甲兵積蓄積乏
將士懦且廢竭本以圖功則功不舉耳臣以為事難試
而志無中輟則窮有味乎子胥之獨勾踐也曰為人能
辛苦何謂辛苦則無荒於觴荒於色無荒于瓊宮瑤

臺之觀與南金和寶之玩皆此物此志也況今何時乎
宮闕已覆於犬羊園陵漸蕪於狐兔登城北望慨然流
涕斯正其時且不獨此也臣又嘗歎我朝有二亡患廟
以仁恕公先皇以英斷公皆不以失德然昔殉主接
踵今從逆比肩先皇在天之怒恟比惠廟更甚所望
皇上藉甲枕戈縛克盥幕下刺心血以祭先皇陵則
此痛可伸耳昔夫差初立出入必令人呼曰爾忘越王
殺爾父乎其報越何決然寃也志倖垂成以荒港自燬
而勾踐乃得以辛苦乘其敝此亦有初鮮終之前車矣

文章甚動
於此時
取文章
載

故臣願 皇上時、抱痛哭、懷恥以此志為中外臣
民倡也。不然者 皇上既弛于上則諸人必逸於下新
亭之血、汨汨乾東山之綠竹日聞臣忘中原矣望使徒
慟於高麗、呼詔不呼于河湟民忘中原矣始矜壯志於
上馬、謂黃龍之直於有期終耗雄心於蹙疆、謂西海之
得樂可老將若士俱忘中原矣誠如是將列聖之幽恨
何時舒 先帝之深讎何日復臣願諸臣發一猛省也
抑臣更有請夫宋之南遷猶走李成擒楊公以靖內制
外而今則獻搖交城兩川危若累卵且汀漳南穀間又

以警開矣北有既毀之室南無可怕之堂。後曰王紫不
偏安何偏可遷安猶大言之也乃所差可幸者故開交
酬而收不逸網終未雨惟此閉暇若彼操螭蚌二象我
黠漁人一鰓時乎時乎後將有不及圖者此秦命通行
申飭

丁巳進誠意伯劉孔昭東平伯劉淑澂皆為侯加監軍僉
事。文魁太僕寺少卿

皆以定冊功也文魁後降北後為錢塘知縣

禁巡按不許拏訪拏者止許正法不得追贓

先是劉澤清凱江北按差不久至是極陳擊訪之害
有象：民以不勾獲背皮包焚燒扛箱等語遂禁之
命督餉卞師調度行間俱先發後聞

命左僉都御史郭繼經專督五城御史嚴飭保甲譏查奸
宄以清輦轂

從戶科吳适議也适言維經登繯都城已有成效宜責
成裨益以從民望因薦黃鳴俊焦喬渭李茂芳堪任督
撫不宜淹抑

戊午升御史鄧起隆太僕寺少卿

加封子蔭
照一

准原任刑部侍郎朱大啟廢一子

命明年合祭天地以太祖成祖並配

並配非禮也

投服縣民白可檢錦衣指揮僉事

以竊恩故

錄開國功臣鄂國公馮國用商光奐為世外衛指揮僉事

國用與弟膠皆有功獨為不遇

己未升工科都黃雲師大理寺右寺丞

復原任右諭總錄以維原官尋調用

初傳四維從逆已投修牒至是既辨復官忽以忠義衰
工科方載英言四維先帝時曾受人千金保舉非顯
事發調別衙門管營百計再入木天至從逆一案惟四
維彈射為多乃云題封岷漢三月初十日命下即出都
門夫舊例四月中旬部方以封差題四月二十六日方
傳制領節冊或服物未具儀狀未成尚須守候今日三
月初十日則去題封時約閱月整裝出都何其遽也至
援衛胤文例為言正自有別蓋胤文祇受刑辱實未汙
偽命豈得同年語哉既奏四維從逆詞用

庚申命建文諸臣止予贈諡不得乞瘡以滿俸蓋

補服閣御史高允結雲南道

辛酉命湖廣巡撫何勝煥以原官提督川湖雲貴廣西等

處揚蜀四部管事

巡按山東御史凌○卿入朝

廣東僉事唐持泰自既加級著將奉二月

禁錦衣衛僉堂檀受詞狀拿禁平人從御史泰○錦言也

鋪既言京都重地法行自迄今形格勢禁殆非一隅如

金吾緝事原有專司今則僉堂等官並授職掌姦徒竄

役遍地勢訛冒名恐嚇所在而是詞訟問理巡城專責
今則却司戎政總理都督各處受狀勒拘小民牽累誣
枉凡此弊風提累苛善若三輔要地亦內地民力已竭
全時寬租薄賦團結招徠乃有無賴之人乘國家之急
假託除陳妄肆紛擾萬一不察誤用其言誠為根本之
憂若南畿以至兩浙亦內地財賦之地不建藩封今南
奔諸藩遍布浙直設處供應民財通處蕃滋亦傷
國體至於外戚不立臣豈能悉數姑舉其大者如冠之
大雉未雪乃安心寢問罪之師之和議未成乃拱手

不威之大者既奏通行申飭

安遠侯柳祚昌既請以定策功爵賞聞臣馬士英等不允
壬戌吳平伯高傑討賊程繼孔斬之

繼孔以衙門作亂先為鳳撫馬士英擒乘國變逸去復
乳徐州督輔可法與傑密誅命將賀胤昌等擒斬授聞
戶科吳适既請優叙行間諸臣激勸軍功以法邊防從
之

命各省直提學官嚴汰武生以清學宮

先帝時所立也

命有司士民不得輒拘從逆族戚擅竊家產

刑部尚書解學龍先撫江西因有司拘熊文舉等家甚急探及族戚故請罷該學龍罷復行拘有司罔知道從矣

癸亥給追贈諸臣章誥傳友德等誥命

贈原任應天府丞遄庭訓府尹停廕予原任兵部侍郎彭汝桷祭停贈廕

時乞卹甚多、閭臣鐸以為壯其廕則自絕然費緣者又間得之故終不止

升編修吳國華右諭德

華管杭州南閩主事林日光職仍投問追贓內臣孫元德糾其串同奸棍加稅入私也

元德又查新舊餉缺額一百七十五萬、茲引價欠三十萬、於是兵部一應新舊錢糧俱命清察亦聞臣士英意也

甲子朔、火事巡撫陳瓚、謾助餉收贖

罪在失陷襄陽、以納銀二萬免

升兵科左玉之、晉本科都給事中

淺降北為蕪松道旋乞休

起補原任御史馮明珩沈向俱廣東道

明珩崇禎時按山西以北兵入削籍向則吳昌時例轉
者

丙寅御史沈宸荃疏陳禦虜實著命兵部飭行

言虜賊今日皆為國大仇自東瀋失事三十年來兵財
盡耗於虜故賊起而乘之及賊逆不容誅復巧借復仇
之名掩有燕齊是我中國始終受虜患也故目前之策
防虜為急賊次之以討賊為先聲以防虜為實著又當

以款虜為虛聲以禦寇為實者何也虜勢已急賊勢已稍緩也賊罪可聲虜之罪未可聲也故於討賊則以某師扼吭某師拊背某師持堅或姑再遣一使陽約為犄角之勢以大振沒仇之聲而其實節皆為防虜計此所為以討賊為先聲以防虜為實著也虜明知不受款矣而我款之者不嫌諛沒凡金人所以愚我轉用以愚虜賊見我與虜尚通則必不敢沒与虜合賊為虜虜盡力降虜而我亦得專意防虜虜防既固然後乘賊隙徐圖之此所為以款虜為虛聲以禦賊為實著者也

附祭恭愍皇太子吳悼王衡愍王徐哀王原懷王於興宗
陵改謚孝宗張后曰孝成皇后

工科都李濟以惠廟稱宗且入太廟止既請附祭恭愍
又言孝宗張后舊謚宜改却遵從之

鎮守河南提兵李徽遇叛降北兵遂入河南

際遇西營壘閤以扼關北守大河至是聲言借北抗閬

與北為一北兵遂渡孟津既入中原則閬歸亦不守矣

丁卯起升河南左布政尹仲太常寺卿升尚寶司卿碩光

祖太常寺少卿

亮工有主名
佐方為善可
言者

復原任御史周亮工原官

亮工自北歸錦衣衛緝下獄、訊辨復官、閣臣鐸力也、後
降北為淮提道

戊辰北兵陷海州

升原任山永巡撫李希沆兵部添設左侍郎

升湖廣叅政高斗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等處

築礮磯堡板子磯堡

二堡皆各水滙歸江、汎最狹處、阮大鍼所云二合也

築錦衣衛緝役投民

時銜訊丁象乾一案內干連數人經吏部書役所匿
役遂登堂索之尚書張拱呵使退咆哮甚投怒跪奏
其橫然僅云姑不究而已

己已准銅陵開採

命戶部議漕折定價布示直省革小單私耗之弊徵完銀
兩州縣經解餉部并裁運軍行月糧充餉役戶科吳道議
也

行稅契法

凡民間田土熟田每畝二分熟地每畝五分山塘每畝

此三契法今
不草何也

一厘給興和光元年契尾一紙永為世產行一年止職
方司王期昇所請也

改戶部主事武脩於吏部

舊制降謫官無任吏部者脩嘗謫幕廬州今以陪推點
人認謝臣錄意

廬內臣李國輔侄李守貞為錦衣衛都指揮僉事
以微勞功也

命督撫司道等官有巧誦規矩者吏科叅來重處

吏科張希夏言臣屢接塘報知和議未成不勝愁憤敬

論字沙然開
都方以論得
之不獨外左
也馬氏之神
論字

絕當合舉刻精神悉歸併於一路非計兵計餉遺虜禦
寇之事勿言非忘家忘身私才大略之人勿舉耳無奈
人心滋巧機智橫生刻廷為封疆求真才彼遂借封疆
作詞局其間亦論揅撫之法逢人說劍談兵到處挾金
求薦聽其虛聲真若忠義滿腔甲兵風富者及督撫到
手又別有安排非借需餉而延時日則假條奏以掩逗
留迨至事會既失自然舉步難前四京別用正中深謀
盜將報而欺至尊莫此為甚其次則論司道明知死灰
難燃不得不藉危途以活机軸當其毅然獨任若東西

南北惟君所命及其路遠既通則齊豫江淮任彼加授
究竟道過河上者不聞繳一帶而凌萬頃法紀彰明之
世能容此乎其次財又論推知題雖名曰危疆心實在
於別改至於狡獪青衿市井無賴亦思邀山公之彫弁
髦名器昭映鷄梁實自近日始矣臣以為伐其萌須嚴
其令杜其終當慎其始今後凡黜用督撫監司於有事
之地者謝恩後即令束裝就道勿再陛辭勿候領勅餉
不妨源、而來勅亦可兼程即去計其路之遠近定其
限之遲速如事尚可為故意遷延比至時移勢殊亦以

失而升墮之罪、之若危墮推知之考何以偏見之布衣諸生製錦何席刑名何事乃可濫投匪人以滋倖竇乎即貢監與曾出仕者亦須察年力驗才品勿謂人所裝足不前者便可令其快意以往也從之

戶科熊維典以民窮差煩恐滋解贖請停止催餉各差不許

督理蕪采太僕寺少卿宋訪請開採銅陵縣銅鉛以資國用命自行督理

詔言銅鉛之產與金銀不同採金銀則利重而致速人

所必爭銅鉛利薄而效遲可免就逐且開採之地必用
兵防護今即以營兵輪護兵不更置糧不別增於計甚
便從之

命刑汚陽知州章燠官職戴罪充為事官赴監督軍前效
用

命訪求三朝要典宣付史館又命分別察議逆案量與酌
雪皆從通政司檄繳獄言也

詭言忠孝誠孝二字通來不甚明白致屈膝李賊作幾許極
不忠大不孝之事如張差棍擊一案誰不知其為風癩

而必欲強坐為刺客倘差為刺客則皇考母家必枉受
主使之誅而彼時藩邸亦將有株連之禍光廟既不遂
友于之愛而神祖亦且被惑溺之名首此難者一貪酷
之王之象耳只圖博一非望之功而使累朝父子兄弟
無一可者於忠孝為何等次則李可灼紅丸一紫平心
論之亦止可謂之無功而不可誣為行鴆倘此藥為鴆
則是光廟不得考終熹宗不得正始不但當時首輔方
從哲不能謝責即次輔韓爌亦不宜再相創一璟亦不
宜得諡而先帝亦又失討賊之義矣首此難者一事

後之孫慎行耳只圖遂彼報復之私而使累朝父子君臣無一可者於忠孝為何等次則為李選侍移宮一案夫移宮亦正送往事居之旁而不當造垂簾聽政之謗似謂非此謗不足達其移見吾功然致光廟不能保其巾櫛嘉廟不能酬其撫養甚至照管冲主者不歸之數年有恩之宮嬪而歸之妖淫干外之客氏首此難者為一小臣揚健耳只圖遂王安專擅為群小與援之主而使累朝夫妻子母無一可者於忠孝又為何等當時大臣不附此則不保其崇附小臣不附此則不能躋於

要路不肖者不附此則失其護身之符貌賢者不附此亦不能蔽塞責之嘗談居游行之餘地若不訂從前之誤何以破後來之迷此要典一書冠以御製重頒天下事之必不容緩者也但使當年作俑者服罪九原何妨今日吠聲者擬思一面伏惟垂察宣付史館又言先帝勵精主也實不宜有今春三月禍其不幸及此實從前不忠不孝之臣害之而始實起合黨一黨輔韓嬭也嬭為衆植蔽毫無建明只造符一本逆案而所庇者出之欲害者入之亦只造得不確不公之案如寧錦之捷

不叙經撫乃叙一巡閱御史則洪如鍾豈非魏瑞私人
乎不入此案者以如鍾曾首薦門戶故也建瑞祠各撫
誰不被譴者飛鳳翼豈非建祠於保定者乎而亦不入
案以鳳翼為曠同鄉故也諸類此者尚難枚舉即此兩
端謂此案公平確乎乞 皇上將從前逆案重復審定
第款訂之不款翻之蓋翻者謂此案之全差不但造此
案者不服即臣等亦不服訂者求此案之至確不但脫
此案快心即仍舊亦甘心夫公乃確之乃久乃可傳之
無獎尤所以成 先帝美也脫薦已故劉廷元等見存

周昌晉等從公發憤王永光等奉古吏部察奏惟真正黨惡害人建祠頌美者不許輕議

御史何紛紛糾禮部尚書發錫賚兵部侍郎徐人龍報聞都督陳洪懇使北歸

先是洪範與想第等至德州有使臣所過弗致命來京朝見等語想第慨然曰吾抵淮一版業云以死許國寧死不屈也次河西務先遣使持帖與內院商御書入城禮內院馮給我故大學士也辭色甚厲却帖不納不得已前至張家灣遣書攝政王始遣禮部官又奇庫來迎

鼓吹迎御書從正陽門入。懋第等隨之下鴻臚寺。時十月十二日也。次日禮部官四人至。在索御書。緩語進貢。懋第等力折之。始還。午後內院剛林至。踞椅坐。盛氣以待。懋第三人出。欲命席地坐。不從。大聲呼擗與對坐。林問今上即位故。又問先帝遇難。江南何無一兵相加。懋第等對曰。諸臣開變。正欲北行勦賊。而貴國先之。恐驟以兵至。致與貴國敵。今始相酬。并約勦賊耳。語畢。以不受御書告。通使曰。因言御書故不受。懋第等折之曰。大明天子何云。非御書林願視。懋第色不悅。指曰。汝喪

想第不勝
我如可云不
該天命能立
明則具手德
不勝幸甚

服云何、洪範代答曰、以母喪故耳、遂設語欲發兵、洪範
曰、今以禮來、禮來兵往耶、想第曰、且莫小視我江南、林
不答去、次日有自丹戶禮部官者、至、摩娑蟒緞、稱兒金
銀、獨御書不受、且云、應朝見想第等曰、天朝使臣一揖
耳、留半月始遣歸、想第等詣祭告祖陵并墓、先帝不
許、又請留銀二千兩委瘞督工亦不許、會夷丁促之遂
行、想第等三人與馬間用、每想第紹喻乘馬、皆不令速
行、洪範或乘輿、偏問令前行、顧疑必至、汾州果追想第
紹喻、四命洪範歸、執初洪範等次靜海、舊錦衣路養性

為天津巡撫遣兵來迎與相晤時順天巡撫宋權我欲
給事又巡撫也參養性私南使華職逮問吳三桂等曰
惟不敢見而懋第又執不屈語甚堅故終不得其要領
也懋第至北京移駐太醫院乃密疏言臣所奉勅書首
重爵告十二陵會議奠安先帝先后山陵事目彼不
受御書遂至相格不能赴昌平一步惟還望涕泣而已
至奠安先帝后山陵原奉勅諭命謝陞盧世淮會詣
乃陞為詹內院世淮雖受勅書駐德不敢來矣臣等自
十月二十七日喪兵隨向南行二十八日次河西務聞

相向泣曰此行原為祭陵哭 先帝而來不允何以報
遂草儀註置牲品於次日五鼓先望祭 祖宗列昭帝
后隨望祭 烈皇帝烈皇后訖雖造次不敢不近禮而
我堂之祖陵使臣遠奉君命而不能一叩首山前是臣
等所痛心悲泣而不能已者也至 先帝先后值社稷
之陽九盡乾坤之正命梓宮杯土尚未成禮又臣等所
悲號死血而發絕者也至 先帝先后梓宮一事沿途
訪問言各不一有言葬田貴妃坟內者有言醢遺未開
完艸掩塋者日遣加銜遊擊楊三泰等密往昌平山

字一可傷

陵一帶探問、得共回報、內稱 先帝塋殿名翠華、山原
田貴、祀塋殿、夫頭江大領夫五十名起工、正開隧道、又
有監工內官黃高等問土、已見石門、三泰自稱行商、有
姓、望石門叩頭數十、將、隨、帶、銀、錢、焚、燒、泥、河、不止、旁觀
皆惑、傷、隨、拉江大道側、細問前事、江大云、四月初一日
流賊、用人三十六名、舉 先帝柩至此、停紅棚內、又用
人十六名、舉周皇后柩、並停昌平州、鋪行百姓、共飲錢
三十千、以開隧道、又有本州駐劄戶部並主事同知州
共看塋、四月初四日入穴、 先帝柩在中、周皇后柩在

左後四貴妃柩在右。今攝政王恐未葬入穴。因此開香。便於將造碑亭。又探得各陵殿宇皆存。格楠器物不全。昌平東門外松樹伐去大半。紅門內樹木亦動些。頃又報。先帝陵道寬二丈五尺等語。臣等聞報。慟哭。隨於二十四日五鼓望。先帝山陵。率各官叩頭訖。此臣等不能親叩。先帝山陵之罪也。至東宮二王的耗沿途訪問。言者亦不一。有言沈冠回。在海發兵。人皆見皇子兩位出者。有言沈冠賊回。在通州西門上見一位。有父老涕泣進履者。有言冠西遁時入。親見扶一位在馬上。

出城者十一月二十三日守門吏官口稱 先帝皇太子到、禮部隨令人密偵報稱、有不認者、不認如皇親、周奎、太監賈應庚、百姓皆痛、毆死認者、保者、官民十數人、唐皆即殺、竟又 先帝公主在周奎家、聞年十四、為

先帝手刃、斷一手、死而復生、又聞自稱皇太子者、見在刑部、虜以為假、而道諸百姓之口、多以為真、臣等竊聞此地既不能面問真偽、又無從向虜置一語、此臣等所聞、東宮二王之消息也、時洪範亦有訖言皇太子曰虜兵將至、先為賊手截、止扶二王馬上行、迎戰、永平失利

二王亦受害與悲第言異然無實損也

命訛癲僧大悲

大悲教人為僧於蘇忽狂言 先帝封齊王不受又封

吳王命府部并道等官同法司會審

庚午追叙原任巡按貴州陸獻明功加陞一級遇缺起用
仍廢一子

閩臣士英貴州人故私之

命寧南侯左良玉早恢襄陽以通鄭宛

良玉請列衛督撫前後之

總督王承恩既陳兵餉兩匱時勢艱支命諸臣速行料理
疏言方今虜虎視於東冠豕突於西人但知逆寇未滅
憂在腹心不知狡虜方來初在肩膊人但知藩鎮勢重
不肯合力疆場不知藩鎮兵孤未能獨力堵勦人但知
將士勦賊方且征進有餘不知火器短少正苦防禦不
足人但知防河急守門戶可以保護江南不知防江更
屬根本不可稍疎戶牖人但知兵力單弱境上實少雄
師不知餉額空虛舟中先有敵國民無同志兵有離心
誠思及於此危如朝露尚何侈言捷伐哉乞勅下諸臣

內外一心齊求長策俞之

辛未命蜀中漢王官兵文武將吏俱聽督轡應熊節制巡撫亦聽選用應加銜各官皆先行後奏

壬申加輔臣士英少師

禁各官薦舉

從刑科方錢增言也

命總督王永吉專防江北飛緝廖專防河南有警相救

癸酉准內臣馮朝進表廢甥男

誠意伯郭孔昭再疏辭候得允之

時文武大臣自士英圖弼以下咸口稱定策功惟兆胎
流縶成命時論賢之沒亡命入海不知所終

命都督牟文綬督募土官兵與督輔應熊合勦張獻忠
命陳洪範赴師軍前以協講誓

督輔可法既言和議難恃戰守宜急圖後詔答之

既言臣向所望者和議獲成我國合虜力圖賊逆其後
仇耳今北信言虜虜兵踵至和議已斷、無成莫向以
全力圖寇而不足者今復分以禦虜矣際此時艱憂心
欲絕然屢親往代袁公莫不目和自誤今虜之拒我正

我所以自慙與天所以成我時在人心一轉耳從來中興大業不外於君臣一德臣嘗慨唐宋門戶之禍興國運相終即使所用皆才已廢却一半况意氣相激化成恩怨誠為殺運近年之事殊堪痛心今時極艱危為臣不易官之久者其負罪益深位之尊者其得禍更慘有心之士方以此為危身積疾之塲而無識之人乃以此為快意尋仇之計即使藏怒竅有深于朕我君父覆我邦家者不此之仇而猶脩睚眦之微憾快升沉於轉瞬此之謂不知類矣謂宜虛心平氣還之大同何人實是

幹濟之才何人實是清修之品無尋題目而開襟藁之
端無捕風影而肆株連之網務得海內真正才品舉置
鈞衡中朝之舉錯咸宜閭外之黜陟自化此臣所望廟
堂之同心者也昔唐室嗣興時有李郭宋家再造時有
劉岳張歸諸鎮何讓焉若當患已剝膚尚以賊貽君父
諒非諸鎮所忍出也然大將所定者惟志三軍所鼓者
惟氣志不齊一氣不奮揚雖賁育之雄如林之衆豈能
用也試思 先帝待諸鎮何等厚恩 皇上封諸鎮何
等隆遇 先帝之罹賊難諸鎮不能救 先帝於難何

等罪過釋此不問自弄干戈是猶舍父母仇尋鄉隣閭
也今和虜不成惟有言議、非諸鎮事誰事必皆以
皇上復仇為心簡乃車徒殺乃甲冑惟虜是圖未至何
以伐其狡謀既來何以禦於河上某當危地而我必急
以往援某爭小怨而我必先以大義田單報燕之日將
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庶幾刎頸定交子儀釋憾
泣拜諸鎮豈不開乎是臣所望於關外之同心也然關
外所視朝堂朝堂所視主德我皇上中興未就大仇
在身凡一舉念一圖事尤望深痛發憤大決紛紜論諸

臣以昭堂不可味積習不可誣在內實籌兵餉以臥薪
嘗膽為生枕在外力捍封疆以江北中州為死亦撥亂
為治轉弱為強在一振厲間耳時父科都張希夏見諸
臣日尋報復亦言當以光復故業為大翻案以蕩滅閭
賊為真報仇然吳龍省也

甲戌賜刑死工部主事李逢申太僕寺少卿

起升原任應天府尹初逢吉光祿寺卿

懷寧侯孫繼城既勅舊輔吳桂原任吏部尚書鄭三俊不

問

時曰高傑薦姓等故有此流於姓言其奉命發陵逗遛
緇寇於三俊言其以賂用吳昌時謂亂銓柄雖城新襲
縣人皆謂劉孔昭等教之也

謚翰林院編修如守恆文節磨一子

賊破廬江守恆以城守見害

吏部奏起為民陳爾翼既而不果

先是忻城伯趙之寵貶薦逆案太常少卿陳爾翼下部
起用戶科吳迺時署吏科抄參其非之寵怒貶爭之迺
曰言祖宗典制惟科正專封駁未聞以勛爵參者爾翼

崔逆者崔逆
心必推用

頌稱魏忠賢用命而內外諸臣各盡其心所擬者欽定
爰書耳若薦崔逆為奉兵爵翼定有是罪則勲臣代供
矣以論魏逆者為公道將魏逆在今亦應昭雪而後可
即近者以薦崔逆者為公道將崔逆在今亦應推用而
後可即近者錄用一三威反霸昭雪而後擬補非謂兩
逆功臣盡當推轂也明旨有云真正黨惡害人建祠頌
美有實跡不許輕議勲臣獨不開乎若一經勲臣條列
逆盡登啟事則封駁之省臣與甄別之銓臣俱可罷而
不誤是悖旨自枉而弁髦祖制也吏科張希夏言廢臣

入國明禁森然乃等大胆僉邪敢藐玩君父不謁陵不
見朝公然輦金挾刺堂門我謁及謀成事就仍復潛歸
形同鬼域至封駁之任足臣專責孰知取人之人反為
人取職掌爭侵是非無主然吏部尚書張投不顧也仍
奏起用甯翼時通政使楊維垣驟逆禁雪然不欲多雪
每語人曰若不應雪而雪則雪者不允故甯翼雖題用
終不登啟事也

乙亥命山東巡撫王燾駐淮安府安東縣無警守城有警
防河登萊巡撫王濬暫駐淮上以候委用又省原派山東

餉銀三萬束登二撫銀米三十萬

初愛與陳皆以辦事超擢慨然任行已見北兵漸熾遂
疑憚不允屢經科臣黃雲師梁應奇催叅工科方載英
又言臣近聞二束人心不忘本朝鄉勇團聚不下十餘
萬若陳與愛早渡河收拾自不難為我用今督撫重臣
逗遛如此於地方何望臣謂二臣初意原不過謁官造
官已入手則向兵部索兵向戶部索餉向工部索衣甲
器械借糧不能應手之事以曲遂規避而疆事已大
潰臣謂昔陳東省者虜与寇也今棄東省者陳与愛也

若不嚴行處治立正斧鉞恐尤而效之未有止息時明
旨屢催竟不行也至是遂決棄三齊聽二人駐淮工科
都李清曾言於閣臣士英謂國法宜振士英但曰人言
我憤、後人當思我憤、

用東平伯劉澤清言沒原任兵科時敏原官聞屯大壘山
敏崇禎時已例轉金華知府未出都降賊以澤清薦反
復原官工科右載英力言不可得旨聞屯不發一併治
罪

革候考平湖知縣陳台孫職命撫按投追

時中書宗灝體未及恭己使吏部同鄉刑部尚書解學龍意在台孫灝起至是以巡鹽李提疏糾其欠課遂革提或云灝中傷之也

丙子再贈待讀學士丁乾學禮部右侍郎仍命與蘧廩一子

乾學天啟時以程策忤魏瑞削奪該竟寢

復原任給事中虞廷陞御史周昌晉等原官從通政使楊維垣言也

科臣為廷陞郭如閏楊肇升臺臣為昌晉陳以瑞徐復

陽曹谷袁和勲皆復原官惟水佳胤以御史例轉候京
卿缺用原任吏部主事季嵩庸候服闋起任歲劇寫庸
以貪令屢挂辭文故吏部尚書特移其辭示別也內惟
肇升佳胤與和勲非逆黨廷陞昌晉谷崇中閑住餘皆
為民時谷已故

復原任給事中羅志儒丁允元方士亮御史張懋禧李瑞
和蔣拱辰吏部郎中葛含馨各原官

皆言官所薦也拱辰 先帝時疏侵東平伯劉澤清澤
清遣人刺之途以不遇免至是聞其復官出不遜語故

政三案者或
有造之者或
君子之類三案
者或有平論
者皆山人之
以此三案

獨不登啟事錄臣之能奪銓臣柄如此

命宣城人劉振脩六部志

振生平博學集國史成素窮年究之閱錄無暇晷惟紅
丸槎擊移宮三案獨云要典謂當非其所借之人不當
非其所借之言是或一見也

增南贛兵二千人

山東士民下耀元等起義兵命督鎮相機接應防之
廕元羅巡撫衛景瓊來之馮各一子錦衣衛百戶

免提督丁起魯充為事官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廕一子

加下魁趙兵部尚書

俱因擒劉起功、嚴辱與弟嚴光、從皆降北。謀起官同見
戮。

刑部尚書解學龍以從逆諸臣罪案請命再議。

有身陷虜庭或甘心從虜或不忘報效俟二三年後定
奪者何瑞、殷、楊、觀、光、張若麒、方大猷、党崇雅、焦文舉、龔
鼎、李、葉初、春、戴、明、武、孫、承、澤、涂、必、泓、劉、僕、儒、薛、所、蘊、衛
周、祚、趙、京、仕、劉、昌、張、鳴、駿、高、爾、煥、黃、紀、孫、襄、也、有一等
甘心從賊應殊者宋企、邵、牛、金星、張、嶧、然、曹、欽、程、季、振

聲喻上猷聚志陞陸之德高翔漢楊王休劉世芳也、有
二等應新擬長繫待決者、兗時亨、華靖、周鑑、方允昌也、
有三等應敘擬贖者、陳名夏、楊枝、廷王、承曾、原毓、宗、何
胤光、廖國選、項煜也、有四等應成擬贖者、王源、蕙、梁兆
陽、錢位、坤、侯、恂、王秉鑑、陳羽、白、劉、大、章、郭、萬、象、裴、希、度、
申、芝、芳、金、汝、礪、張、慈、魯、吳、達、黃、繼、祖、楊、廷、鑑、也、有、五、等
應徒擬贖者、宋、學、顯、沈、元、龍、方、拱、乾、繆、允、呂、兆、龍、吳、剛、
思、方、以、智、傅、鼎、銓、張、家、玉、傅、振、鐸、也、有、六、等、擬、杖、應、贖、
者、馮、同、春、王、于、璉、周、壽、明、向、列、星、李、桐、徐、家、麟、吳、泰、來、

後之臣、授偽通政、吳剛思受偽命而揚之、得意方以智
係定王誅官、今定王安在、何止一徒、且蒲同春等既受
偽官、豈可但擬一杖、至癸未、庶吉士為何瑞徵、引見逆
賊人、汗偽豈可復玷館閣、方拱乾原未從逆、著與雷
曜龍吳履中等另本擬、皆明旨所及也、然漢儒擬戍家
居、雖仕北原未降關、於此案無涉、而曩出都已久、又刑
部誤入者、尋與曩諮、

漫御史楊仁應等原官

仁應雲南道徐養心江西道向北山東道成友謙浙江

道劉憲章河南道

剛應天府尹王庭旌職級冠帶辦事

以先為浙江左布政餉銀有欠為內臣孫元德所發也
皇太后移居新宮命婦朝賀

戊寅命於和光元年二月初擇日成東宮二王服

禮部以歲初多慶竟未議成服而歸心

允報緣彥言定提兵五之綱詎定國勤供起教際蹙防守
信地

之綱歸德至寧陵東定國寧陵西至蘭陽洪起祥符至

紀水際遇專守河南有急相援後皆以兵降北

魏國公徐弘基卒

贈太師諡莊武廢世錦衣

己卯贈殉難甘肅巡撫柳日瑞兵部尚書廢一子世錦衣

日瑞死於賊

加鄖陽巡撫徐起元兵部右侍郎湖廣巡撫高斗樞都察

院方副都御史各廢一子

以守城拒賊功也起元乙榜後降北為左副都御史

命兩廣提督沈鼎勳勦汀漳賊

庚辰浚原任吏部尚書王永光宮銜工部尚書姚思仁原
職

卒已改明年郊祀於冬至

御史沈宸荃言祀天不可緩請遵前旨不聽

壬午命張繼彥以提督兼巡撫歸德開封河南三府晉王
之綱許定國教際遯恢勦河北潼關等處越其杰以原官
撫汝守南陽黃州三府督劉洪起黃昂毛顯文恢勦楚豫
凌駟巡按河南兼督各鎮兼理河北山東招撫陳德夫另
用

升應天府丞鑾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等處
地方

正推為勦元故或報以陪推得蓋忌者陰以是遠之也
後為留守粵省失事與尚寶卿張同儂孫龍最烈論者
方之文信公云

升四川僉事馬鶴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等處地
方

復原任浙江巡撫敬敏冠帶

升賈登麟都督僉事充四川提兵官

廢內臣孫象賢孫珍各弟侄一人錦衣衛指揮僉事

癸未內臣高起潛請沿江設烽墩允行

予徐洪爵襲封永康侯

左良玉奏復公安

總督張繼彥既陳奴寇孔棘命嚴行脩築

時虜寇方相持河南忽今日午時有蒙澤東南三十里

郭村現大城一座樓櫓門扇畢具北兵望之亦驚疑喻

二時方滅人以為中州鼎沸之象

和光元年正月庚寅補兗祿監事丁勉元吏科原任兵科

方士亮刑科南禮科楊兆升兵科南吏科郭如閤戶科御史周昌晉袁和勳俱廣東道

允元崇禎時以不綴紅本處士亮從故輔周延儒督師坐累配如閤昌晉雖以持論傍時致挂逆案然不聞顯遷且少所排陷故得雪兆升以京察處和勳為人輕鄙與役官濫也後允元降北為蘇州知府

癸巳加勅餉土司木增行太僕寺卿

升刑科都鍾斗太常寺少卿

命河南巡撫趙其杰巡按凌綱防守虎牢

時北兵渡河撫按屯顏壽丘間故促往

命靖南侯藍翎功廣昌伯劉良佐率兵堵顏壽興平伯高
傑守歸徐

大學士可法疏言我與虜所隔僅一河耳河長二千餘
里非各鎮兵馬齊力捍禦不能用也故高傑欲自赴開
籠而以黃得功劉良佐兵馬守卻徐久知虜之乘瑕必
在開籠無如兵力不能逮及何今虜已渡河則長驅而
來刻日可至禦之河以北艱難百倍矣兵在河上者月
糧壓欠若飢若寒當歲暮時每名求銀一二錢過節亦

不可得臣標兵如此各鎮兵可知傷心時事有泪空流
今虜既南渡併力攻寇而兵力及我亦不過兩月間况
唐中傳言又有正月南侵東西並犯之說今攻和之虜
未還濟寧現集糧喂馬意豈一刻忘江北哉若非廟堂
上多發糧餉以得功良佐兵堵額毫餘兵守歸徐大家
齊心勿分彼此臣恐江北之禍即在眼前江北危而江
南亦豈得安枕耶命依行

命吳平伯高傑提兵與提督張繼直抵開羅進據虎牢
仍命戶部速發糧銀接濟

初傑爭揚州時、督輔可法頗為所窘、後惑可法忠義、頗傾心皈依、而請南侯黃得功、以傑往相援、猶懷疑不解也、至是傑聞李際遇降北、遂致書可法云、為今日計、似宜速調黃豹二藩、緊防間阻、則傑可以全力注徐、而若二藩憚於險遠、宜往調赴、而宿防河、傑量提兵直趨歸、開、鼓勵中州忠義、就近聯合堵虜殲寇、且急圖宛、雖荆襄以為根本、東南一帶、方可安枕、又疏侃々言之、與書意略同、內云臣以一族飢軍、忍餒忍凍、惟力是視、誓欲收拾人心、再整土宇、近見黃得功有疏、獨介々角以臣

誓若不聞但一意以君父仇恥為先誰竇堵虜防河而
殺論短長為哉時提督張縉彥議與傑合而可法旋亦
云傑於開雅後有賊勦賊無賊禦虜但所急需者飽騰
之糧餉耳詔從之獨得功故意猶存未肯遷往邳宿為
傑後勁而東平伯劉澤清又拔橫雅伍故可法調廣昌
伯劉良佐當之其詞剴亦云苦矣

甲子年監軍僉事職廷蘇力辭卿銜允之命以叅政管遵義
監軍督滇兵辦賊

升尚寶司丞知之麟應天府丞

御史鄭瑜旼初原任鳳督朱大鼎報聞

命東省諸臣慕義來歸者吏部量才叙用

從御史凌嗣言也

雷命諸臣脩省

命督缺差官不許下縣催糧有司亦不許擅予候解部炤
欽按登

時各鎮請餉不敷以催差為名沿途截劫故命禁之

乙未降革職四川右布政王夢錫一級用

夢錫 先帝時以糾多駐革職後經議者吏部尚書張

搜見女賊也

太常寺卿葛寅亮疏言應食鹽庶之法命部院建議行
疏言神廟時甲科官盡皆自飭鮮計賂遺鄉科亦多自
愛惟他途之衰朽汙下或然今甲科中比々而是司幣
者出納皆有扣剋欺者輕重多以賄成即掄才之任
交易若市而地居清要又或借潤於居間源之不清流
於何潔凡為外臣無不括民脂一篋進取故捋楊拉拏
之下鬲則破家析產貧則貼婦賣兒怨讟交騰大法小
廉之風蕩然矣國法非不知而同氣相引儼然視列清

華揚々自喜即吸露歸林廣田園美宮室足娛一生人
亦哉艷之彼視庶吏可為而不可為者更自愉快得計
而寧復顧國恤也故貪者必宜寘之重典賑款務悉嚴
追若壞法賍重即且藉沒家資并喪其所自有慈值軍
需告急民力惟艱免加派之煩苛以此相抵實大有裨
於國用至於庶官節介性植取与必嚴周士君子持身
之道宜爾然耕鑿無耻室人交謫起以自立殊難故養
庶之道自古不廢乃今俸薪折餉鈔幣已甚薄且穀予
不給而又搜括無餘地捐助有多端在貪者僅出餘費

愈得藉口以恣其貪。庶者至損生計。莫能資生以成其
庶。要惟天秉忠誠者。清之不濁。而世多中人。轉相欺劾。
安望天下皆庶官哉。是必悉反乎此。即俸薪之折勢難
遽沒。亦且量酌以有待。聖祖於選官實綺布道里費。
及其父母妻子有差者。為令曰。以養庶奉公。無漁民也。
而於貪者必嚴法不宥。令追贖所得。不但有資充餉。亦
可優厚夫。庶吏抑揚之間。所關風勵非小矣。

授雄陽民李承毓錦衣衛指揮僉事

刑部尚書解學龍。所以從逆六案上。魚請停刑。俱允之。

學龍既奉前旨將所取光時亨等各加一等惟六等湯
同春等以候選小臣受餉無據仍始原批既未請得升
蓋為時亨與鍾綬須臾死也與閣臣鐸密商既上批允
有詳慎平允之哀待士英見揭則旨已下矣疑學龍欺
已怒會訊僧大悲獄阮大鍼與張捷楊維垣等言旦晚
當有訛學龍遂移病大鍼入士英幕多微服小與每學
龍以和衷語進大鍼輒屬垣聽乘機中之有以也
加皇親都督李誠鉅太子太保

清學田翰銀入官

華雷曜龍方拱乾吳履中等藏

工科都李潛疏陳新政命申飭行

清言古帝王中興莫不改元換號與天下更始則顧

皇上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而無徒以南朝天子自

況也昔我高皇定鼎金陵囊括南北所手勸屏間旦

晚吟哦者唯南朝天子愛風流為戒臣願皇上力追

高皇共勤斯戒無以賞花釣魚遷後宋宗太平之盛

且以卧薪茹胆時存越王辛若之心異日恢復功成與

高皇周創並謂金陵有兩聖人焉皆起東南而有西

此厥功懋哉雖然僕賈生不云乎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托財器職業萃於羣下也但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瘠味斯言也非羣臣責而誰責哉夫責諸臣以平奴盜寇捕曰斯事重大耳若責以賄賂無咎情而無拘水火玄黃無過職惟範、整綱飭紀信賞必得則又誰不能况乎王猶天也乃甫經申後忽爾弁髦如監軍監紀不宜濫設則有飭而趨請如故希廕不宜濫乞則有飭而封進如故賞功酬勞已極優厚不宜再三請乞則又有飭而上自勲戚重臣下及獲隄末賁干冒無厭如

聲蹟耶藐抗耶大臣如此何以責小臣近臣如此何以責外臣若尤而效之視為固然則萬一奴寇揚塵中外並急而呼兵々不應呼餉々不應呼將若士又不應天下事豈不可寒心哉蓋以崇禎十七年為草創之初則收拾人心一大机括也步太急則躓故當以寬容并包者予天下以風和露濡之象所謂人言我讀々後人當思我讀々者以此以和光元年為中興之始則又整頓人心一大机括也水太濡則玩故當以震蹕奮迅者示天下以雷轟電掣之象所謂不鳴則已一鳴驚人者以

與疏奏命通行申飭

鎮北總兵訖定國叛棄殺吳平伯高傑於睢州

初定國久據睢州意俾他徙會河南總兵王之綱開鎮歸德內不自安有言其送子渡河招北兵南渡者適傑至歸德數以威攝定國招之會不應復約撫臣越其杰按臣陳潛夫等往睢定國始郊迎時其杰以為不可入城傑與定國乘馬入酌飲約定國十六日離睢又取塘報通虜送子事示定國定國愈疑無離睢意傑促之怒遂於十二夜伏兵放砲大呼縉彥與其杰等皆倉皇走

惟傑臥未起、推至定國所被殺、先是傑以定國將離、雖盡發兵駐縣、開封存者內兵數十人而已、定國先多覓枝、選四艷侍傑、而以二妓偶一丁寢、及砲發、一丁已為二枝擊、竟敗、次日傑部下攻城、老弱無子、還定國走降、北傑為人強毒、揚民間其死、皆稱快、然此行志甚銳、故有惜其死者

戊戌補原任御史李瑞和貴州道

先是瑞和為死難左都李邦華糾劄職以按浙不簡也
升吏部主事葉廷秀光祿寺少卿

內臣高起潛請開丹陽練湖餉允行

謂開之為田可變價五萬兩

庚子升兵科左錢增刑科都給事中

癸卯命汰內地監紀贊畫等官與僧名加級各式弁從誠
意伯劉孔昭言也

復已故閑住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李思誠原官

工科都李清祖也立志充私賄崔呈秀為嫌禍致削奪
追贖而僕一死一成猶坐閑住故辨復

誠意伯劉孔昭跪糾御史王孫蕃劉憲章命部院看議

先回御史陳良弼等皆以定策加銜獨源蕃目病不与
自辨決計卧園督嗟而陽耳憲章以巡閱南歸得還原
官而山東巡按余日新先下獄故孔昭兩糾之然情同
法異不止憲章而孫蕃則以糾贊糾也

以大工成錫輔臣可法士英鐸應熊銀幣予工部尚書何
應瑞等內臣歸贊周武臣馮可宗等賞臣庶有差

文臣得廣者工部尚書侍郎三人俱入監內臣廣錦衣
指揮者韓贊周一人同知者盧允德等九人僉事者喬
尚等八人千戶者李國輔一人百戶者孟國泰等三人

甲辰命刪三朝要典

原任編修吳孔嘉疏言要典一書史臣持論甚正後崔呈秀無端附和增入一風貽玷簡篇乞行刪正允之議起用原任戶部侍郎牧以敬疏而罷之

之晉為戶部侍郎時曾薦錢謙益等葉取容門戶沒為吏科都章正宸厭薄抄參之至是當緣御史孫振黃耳與疏薦求起用終以見惡劉澤清故寢沒仕北為戶部主事亦常州知府又澤清惡得其正者

起升原任山東叅議孫時賜尚寶司丞

阮大鍼同籍也

起升原任右布政馬思理為左通政

思理先為右通政坐徐仲吉救黃道周下獄至是起授
北兵破福建思理自縊死

廢內臣張師孔任世錦衣千戶

以乞憐後勞得之

命吏部侍郎蔡奕環以原官進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初奕環抵任時上既自稱內言臣向者陽激風聞身奉
及禮臣錢謙益今謙益休、雅量盡釋持蠲引臣共濟

此阻結心路降
初級心言妨

方深愧嘆為不可及臣聞何心教習成念然當日力排
奕琛欲以受吳中彥賄相知者實熟益也人兩哂之至
是入國時誠意角剝孔昭等欲援國初徐中山王為中
書右丞相例入國以興論交詳而止

准禮部方侍郎謝德澤終奏

德澤母逝九旬懇請免之

乙巳降深陽知縣李思模五級

時定納贖赴考童生以三兩為率思模言本縣童生大
半赤貧坐阻格降

升大理右寺副張淳太僕寺丞

淳崇禎時為工科以累謫

贈原任登萊巡撫陳應元右都御史

史一子

先應元子乞廕不許至是又以黨緣得明旨無嘗類此

賜刑死御史馮登恒太僕寺少卿主事鄒逢吉太僕寺丞

予祭廕子

賜兵部侍郎阮大鍼塔衣

以黃國琦為兵部主事仍監軍

時充為事官之命方新也遽有此授

甚切

丙午戶科吳遠疏陳體元新政五事俞之

一曰詔旨不可不信朝廷之有絲綬所以彰示臣民俾
知所遵守邇來事變錯出間多前受懸殊用人之逆若
慎而繼繼德逆之典初嚴而終寬禁陳乞矣而矜功誦
寬苛章示上重厚賞矣而詆磨乞封者望日以奢鎮帥屢
責進取而逡巡不前軍需頻督轉輸而唐癸如故欲期
畫一宜重王言臣謂自甲申五月以來新綸美政宜勅
該衙門恭加詳訂舉一切大事有關係治要者絕去二三
炳燾史冊今後凡奉明旨務俾上作下應內外永遠一

曰人才不可不核人才為治道所從出頃者典藉無稽
錢神有經人多矧治初仕輒異清華官多借題行間每
增監紀起廢而薰蕕並進懸缺則暮夜是求以至薦贖
日廣啟事日勤果盡從君父封疆起見否臣請自今以
徂求才務寬而用才務嚴寧重嚴于始進毋致追恨於
積轍一日選材不可不嚴將帥之畧豈必盡出武途如
唐之節度文武兼用而內外互遷益儲之者豫耳請自
今嚴飭中外蓬華之彥非編鈴之略弗講辟舉之選非
軍旅之才弗登技勇騎射資講求無人不奮於威武

無刺不微於同仇邊材不可勝用矣一日國法不可不伸人心所以不壞賴有分組維之法紀振之頃背主附逆之後即盡膏斧鑕所不足惜今聖明紀綱既垂法外之仁臣恐此輩華金跼紫奸狡不足漸何可長亟請嚴飭禁止即從前計典處分其姪議輕者猶可榆收而大貪大酷斷不可開登進之階一日言責不可不明祖宗設官外有六曹內有六垣俾表裡相維大小相制是故糾彈之外復有抄劄豈六曹蔑視封駁而可稱法體乎臣請勅下該衙門率遵祖制重言責即以飭官守更祈

陛下亟進諫言凡除奏有當者務指于行毋使批荅徒
數而實效罔著凡此五者皆鼎新亟務也

江楚總督初總帥陳兵餉實著并請亟毀要典以斷株
累

疏言臣竊思稱往牒代有中意成周雖鼎雖遷侯服環
拱如故宋中原雖失吳元龍霸尚足為江楚屏蔽今秦
晉又成寇窟荆襄未歸版圖蜀省始為獻賊攻陷繼又
為閩遣叛將馬科襲踞黔楚江粵禍漸剝膚北虜不受
戎索辱我使臣收騎窺逼河干則形勢之弱未有甚於

此條關防初滿
加封官好現錄
二錄則何謂欲
若任錄重曲

此時者也夫冠不可玩罪在必斬故不就撫法在必戰
然淮陰之略不世出雖陽之節難責人臣以為帝王御
人以誠謀貴萬全責寧南以勤賊必裕寧南以餉使居
者行者預有三日之義責四鎮以禦虞必使四鎮戰守
實有可恃而者有以應手北者自不退而南此領廟堂
實之打算不可一着鬆脫今者履端受賀人以為鮮手
稱觴之日皇上當以為臥薪嘗膽之日乞痛念大恥
未泯以周宣之末典問夜為可法以晚近長夜之飲角
觥之戲為可戒土木之役得已者已之浮糜之費可省

者省之更乞勅諸臣亦痛念大恥未滅私聞而同王
他似伐木之和平為可法以角弓之相怨為可戒臣每
嘆三十年来只為三案易職血戰不已前此諸臣當分
任其過若要與一書久荷 先帝時有焚毀諸臣即非
肩、附崔魏之人何必復尋崔魏殺人之案臣請書未進
亟寢之書已進亟毀之至王者代吳從古亦多異同昔
平勃迎立漢文功在漢室不聞窮治朱虛之過房杜決
策秦即功在唐室不聞攻擊魏徵之非固其君懿達大
度亦大臣公忠善謀翼贊其美臣請乘此春和布政丹

下寬大維新之詔解同廉民入之網銜草野株累之藤
上俞其言惟要典不允

御史李長春既言南運與北運不同請改漕糧爲民運仍
減免費以裕軍餉命戶部奏議

兵部請廢死難左副都統和賚錦衣世廕命再議

旨言錦衣世廕原酬軍功豈廢者比之乃獨斯狗罔一
臣可愧也

革刑部尚書解學龍職以保國公朱國弼等糾其庇逆故
也

疏出稅惟阻于
其子解之可
畏聞有賊得
其者

國語言 先帝大變寔殉社稷則凡我臣子即當共殉
若復甘汙偽命不但忍 先帝更仇 皇上是季賊同
賊而從賊之臣亦賊也既已為賊矣又安分差等哉即
強以六等分之亦皆失當如簡虜諸臣姑暫免收拏限
三年定奪是矣其第一等見在從逆者只云俟解獲正
法不言收拏豈從逆之罪轉出簡虜下抑姑留逆孽為
彼交通地也此失刑者一 二等仍擬緩決如光時亨周
鍾獻下江南妄觀首功易嘗為誤吏之待而仍以緩死
紀之何待二賊厚而於 先帝薄也此失刑者二三等

提贖錢云只欠一死非有他賜如項煜欲為李賊之管仲魏徵是以子糾建成視先帝矣而云無他賜可乎侯响既負有封疆從逆二罪即宜加罪而反以后罪略前罪是汙偽轉為減死之路矣且贖成如宋學顯等或足服辜若獨賊之梁兆陽何亦僅麗此款豈錢神有靈可使中興無法耶此失刑者四至存疑另議一項內開癸未庚吉士應付考功核別奏奪據部疏前云何瑞發受偽命可知即有一二從他官改授者与原官何別豈猶欲降調用之取徒開倖門使濟臣工与李賊偽官

同朝辱莫大焉此失刑者五如己奉旨餽用若果其現
膺事伍尚可以後發責之如巧立名目今姑為免死之
罪發且為然灰之陳野心滑跪正未可保也失刑者六
六母亦見彼保救偽節度使武懷若未嘗不儼然風紀
之堂亦未嘗一挂糾彈之以遂敢冒清議為之政使屢
旨詰責忽化褒嘉承換日移天可憤可勝時河南等道
御史張孫振劉光斗等亦言先帝死社稷此千古未
有舉國翹首望天司寇操此三尺先誅內賊後討外賊
為新朝興復先聲乃推諉半年寅緣百計人々出脫語

語游移當時請降勅進間城獻策受偽分符提兵追餉
種：罪狀一筆抹殺借口在虜者以為聲援即認獎竄
歸者以為效順要知北來諸人乃賊棄之而來原非棄
賊而來據學龍云只欠一死實無他暇夫從賊之賜何
賜也而尚有甚焉者乎學龍為此語真別有肺腑者也
據學龍云正法南還何以度未歸而降北者嗟々唐冠
豈終不戢乎方將尺組繫頸戮之闕下海魂暫假何必
借之比例學龍為此語何其輕天朝而小視中國也據
學龍云戎可不絕其歸漢之路此輩當年在朝重今日

在虜亦不足為虜重絕之不来正是投界有北學龍為此語何与若輩惡也先是度刊國交錄之吳邦策已隱然為從賊諸人留一地步嗣後援引唐蒙六等定罪故事殊不思唐蒙六等為有君存故寬臣以不死今

先帝何在夫從逆之罪至無等也祇有誅之上可加並無誅之下可減乃議戍議杖議贖簡極重雖施無法出脫者則挂名虜中擇在獄不殺無法解免者則緩決歲月據學龍云御座改元泰和祥集為宜停刑獨不思昨先帝遇難正泰月也為時幾何而學龍遽忘

之乎。援學龍云金作贖刑先是失陷封疆者許以納金不死已輸索去江山矣今又欲納金許從賊者以不死不又將呂祖宗之法輸索去乎嗟：賊在封疆猶可言也賊在朝堂不可言也司寇何官乃以包天之賂恣意舞文竊按何地乃以障天之手段心罔上昔黃道周於狀母逆子詢其文章義氣今學龍愛無君亂臣惜其遭逢不偶何聲氣連而議論合也臣等誓不与賊俱生豈甘与黨從賊之學龍同列乞勅部院九卿科道從公逮鞫皆俞之時諸臣欲去郭維翰又欲去周臣鐸尚書黃

道周故正題與借題並行同病既則副都楊維垣代革而河南等道既則府丞鄒之麟代革也惟吏科張希夏糾疏朋黨遂為中書朱統鑲所糾得旨姑不究

復吏部主事予省鉅原官

省鉅崇禎時以選事為嚴校羅織自盡其妻亦同死人皆寃之

車駕迎皇考御容從大明門入百官朝服侍班

加原任大學士錢士升太子太保

詹原任大學士丁紹執末冊祔各一子

紹軾為內閣曾與同官馮銓挾私怨寃殺經畧熊廷弼
至今恨之

起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唐世濟以原官管右都御史事
沾方現任忽起一先任者為避沾地也將掌道張孫振
貪橫目無堂官文移直達吏部或初沾跪糾以一去爭
之於名高沾不能從

丁未御史沈^盛鑒^又薦原任給事胡周鼎倪仁模原任都御
史徐殿臣等章下吏部

再請建懿安皇后坊處仁模殿臣皆例推先是銓司

以復原官擬原任吏部徐石麟命復之

命吏部錄用原任山東巡撫郭景昌

即曩旨所謂朕在藩邸間而惡之者乃知非上意實同即聞臣鐸稟也景昌遂以薦赴北降官參政

給御史加太僕少卿甄振振二代詰命

舊例現任加銜升任即原孫振以御史加僕少復援登極恩例以三品服供職至是又矇封二代功司無敢駁者

升太常寺卿葛寅亮大理寺卿

華升任糧道陳亨職臬書役李繼雲七人俱沒其家

餉務主事蘇觀生疏亨守松江而銀不解書役等作奸
故也戶部尚書張有譽言繼雲等未經鞫問豈無差別
戶科吳適亦言陳亨仁心崇廉久孚民望請虛公勘明
勿以一眚輕棄不聽

戊申刑科都錢增疏劾繼雲等俞之

疏言法不嚴則無以寒亂臣賊子之膽法不嚴且平則
又無以藉亂臣賊子之舌若身任中樞全城與殉難俱
虧之張繼彥猶銜列司馬身廁言官先後降賊之時敏

蘇京猶名挂臺省夫中樞何任諫官何職若蒙面覲顏
不立賜號介則謂逆方憂頭在是就訊公庭而此數人
或高牙大纛或紆紫揚素猶作山頭望廷尉彼何以服
乞 皇上大震霆懲勅下法司務將從逆諸犯確叢嚴
訊至張紱彥等急須感奮圖功為贖罪誅倘復悠游玩
愒以致賊寇披猖貽君父憂則兩罪並論立膏斧鑕所
當并執法司明列案牘以觀其後功成則宥罪功不成
則正法可也既奏得旨使過諸臣如無實效自有大法
督師大學士可法以弘光初元請敬天法祖任賢使能節

用愛人勤政謀學以資廓清嘉納之

己酉改工部主事熊人霖於吏部

人霖原任南兵部尚書明遇子也先任義烏令計處計
處得為銓部始此

脩興宗陵

內臣移文工部請易綠瓦為黃故議脩

廣成御史劉光斗請汰衰庸清任跪下即議

時八座之間多有衰白既內所云向人咲語勉為鼓掌
搖脣歸對妻孥不覺筋疲力憊人云既在班行之上難

皮鵝而攜手同行將見田野之中扶顛持危接踵而至
皆實錄也

贈南工部右侍郎張守道工部尚書詹子

命武臣自公侯伯而下非賜肩輿者遵祖制騎馬坐轎斗
牛非奉飲賜不許借用其途次應迴避衙門俱照舊制行
有頑冥僭越的叅治

辛寅監軍侍講衛胤文請罷設江北督師

胤言既有督師又有提督提督一柄三操不若去督師
更可法尚用高起潛為提督或用提督王永吉令督師

還朝又言張縉彥為虐所迫渡河而南兵馬無幾且另
用

加監軍侍講銜從文兵部右侍郎提督高傑所却經略間
歸防勸軍務

准戎政尚書張師歸省侍郎李希沆代署京營

贈遼東巡撫丘禾嘉右副都御史山永巡撫馮任右都御史
予祔祭墓有差

二月甲寅朔贈刑死主事鄭逢蘭太僕寺卿予祭不准廕
命北京錦衣衛各官逃回求改而者曾否從賊不得輕題

允內臣田成跪進淑女於嘉興紹興二府

乙卯命改思宗廟號并議東宮二王諡

從工科都李清言也跪言臣記泰昌初擬神宗曰恭宗
以恭之取名美耳但因晉隋諸恭帝皆以遜位而諡則
美反為疵易恭而神變之正也若思之為諡亦晉人諡
亡國劉禪者一辱庸一英明異行同號雖美亦疵乞勅
部酌議或易廟號或以烈為廟號而諡則另議若謂明
詔既頒難於中改則何不乘此東宮二王將議成服時
而以更議先帝廟號者并議東宮二王諡然後同詔

海內矯正前詔盛舉亦往例也允之

命京營整理兵馬親統六師剏期西討

丙辰升工科都李清大理寺左寺丞

升太僕卿王驥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高斗樞

另用

以斗樞在國城不能遞出也

升加銜文選司郎中鄧應賓為太常寺卿

時兵部侍郎阮大鍼意氣軒翥侵覬政門如市輔臣
士無稍私然亦以銓部為奇貨或有未經考授徑補推

知者或有曾經補官、合入大選而入急選、以便掣缺者、重以應賓、賣官鬻爵、時二人為坊壁、吏部尚書張昺、題而已、或夜榜大鐵門曰、聞賊無門、正馬橫行天下、元凶有耳、一兀直犯神京、其為人惡若此、應賓以郎中加銜、帶少不實補而越升、非舊典也。

補原任南御史徐海陽、陝西道御史陳以璠、河南道復陽以瑞、為御史時、曾連糾門戶政累、劄劄人皆尤之。

浙江巡鹽御史李挺疏糾運使梁紹孟、命會同撫按察奏。

挺巡鹽兩浙需求無厭招孟勣票不与挺怒投書役招
孟入見大問幾飽以拳挺錯愕避之既糾招孟貪挺亦
尋爲兵科錢源糾人皆快之胡學道張孫振不悅
謚桂王曰端

命宣諭輔臣王鏊入閣

鐸當去輔高姜在位持內傳与嚴衛甚力又力言蔡奕
琛琰趙等不可用每指其文集語諸同志曰吾鍾之自
樹則此集傳不則覆瓿耳誓不學周延儒溫體仁輩以
貪奸貽咎也及奕琛等承提意稍折至是以票挺從還

為公既所指摘御史劉光斗又昌言攻之不得已一日
三往見然調停於內既方留中旋宣諭入閣鐸書筆俱
工為人樂易可親凡眾諸臣既皆爾之一日去輔姜曰
廣從容言曰外人以爾同內臣呼如何鐸大怒曰書言
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於內亦內臣耶是日諸眾
爾者尤多

丁巳復吏部尚書張藎子伯嚴原官

伯嚴崇禎時為通政司經歷錯買禁畧緣故重興至
是因楊維垣言沒

命原任山西僉事錢繼登光祿寺少卿尚寶司丞周瑞豹
本司少卿

行人朱統錫既政江西巡按周燦并及姜曰廉楊廷麟等
不問

先是統錫既糾曰唐牽及燦、既辨統錫為謬夫異
謬統錫怒言曰唐誣照德有七不可又為九十七臣中
之不花押者何云謬人言廷麟集兵謀為不軌一以熊
文舉在唐可以聲援一以曰唐在上左右可以內應一
以燦為江右巡按無敢發伏其語無稽得旨不究

復原任編修吳孔嘉原官

孔嘉父為族人吳養春所害故借魏忠賢以報殺挂逆案論者以此原之

淮原任湖廣巡撫王楊基冠帶閑住

贈南祭酒許士柔少詹詹一子

戊午升工部右侍郎高倬刑部尚書轉吏部右侍郎陳璘左侍郎改戶部右侍郎王志道吏部右侍郎加兵部左侍郎阮大鍼本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仍管巡閱江防

不歸家而往

升禮部郎中吳本泰尚寶司丞

吏科右陳燕翼疏陳中興大義從之

疏言臣伏見數月以來蹂躪成風庶恥道喪士大夫輩
但以得官為榮而不以失義為辱終冠進賢即希華要
既膺民社復濫京衛監司之遷轉如流危疆之督撫連
換費盡監紀幾半天下而兵弱將悍所傳如故且多分
廐馬之肥玉國金罍填咽巷衢而躍馬橫戈雅謝不能
祇獻長呵騶之氣北遣疆臣徒遣還於河上南歸亡
且襁褓於新朝書佐盡孫辟召何數短簿髯軍罪撫次

第○登○壇○應○盡○孟○明○曹○沐○無○帥○不○破○有○過○皆○仁○意○喪○亂○之○
後○而○人○材○反○多○和○不○死○之○餘○其○動○忍○獨○甚○尤○可○笑○者○黃○
靡○台○長○恩○關○外○為○去○所○多○史○請○衣○望○江○為○負○同○凌○夷○
既○極○長○此○安○窮○抑○臣○近○因○覃○思○愼○及○而○滋○有○慨○焉○臣○親○
今○日○詣○襲○請○廢○者○章○蒲○公○車○必○不○肯○纖○毫○掛○欠○朝○廷○為○
彼○子○孫○之○謀○則○忠○矣○而○曰○此○動○念○東○宮○二○王○慈○慶○實○能○
為○人○子○孫○聚○民○之○保○者○若○何○移○封○移○葬○者○數○期○取○益○必○
不○忍○一○念○遺○體○血○屬○欲○為○祖○父○之○計○則○周○矣○而○曰○異○情○
一○端○望○天○壽○諸○陵○先○帝○先○后○寢○園○西○門○朝○脯○之○脯○樽○

初君何平生歌舞誰不憶歸之人華屋生存同道西州
之路平交下士一玉餞飯不忍忘恩一刻握手不替成
說從來亦十七年來身所比肩建事之舊主一旦蒙羅
如彼其烈而時昔三九侍從恩深諸臣未久已度閭里
之不沒較理乃如之人負恩須薄而尚望其殫忠畢智
事 陛下者也屈指舊恨忽已一年再逾數月漸難
提起一時賢達毋亦惟是閉門討官聚頭讀貨經言詩
賦沒蹤而事境法亂紀譬如人家父母有難而其子弟
妯娌且相与殺手澤問田庄一物不存則相与詬訾究

詔誤以怒罵為痴罵呼起矣今奴賊相持勝負未決
中國之利正在此時行間將吏不開一籌一策用間用
奇而但知張口向內添官索餉二十年来用兵敗道踵
襲不瘥今日在事諸臣亦須論同論異論被論此但向
西行盡取一步踏斷國逆之根更向東來還寄一絲坐
繫奴酋之命中具奇男子誰沒過此不然要不免因持
活計偷取一切富貴已耳跛眇相嘆庸有既乎跪奏命
部院亟行申飭

內臣李國輔請開採雲霧山命會同撫按勘奏

戶科吳逆疏言七不便且 正統年間株故激成大盜
鄧茂七葉宗苗之亂然勘奏如故也國朝時領勇衛營
孫及奉命同株士英以營務題授其次子署理

庚申准原任大理寺少卿唐兆恒在籍

浚北兵破福建兆恒據開化縣嶺頭山起兵拒戰於陣
見害

升御史李長春太僕寺少卿

辛酉陰平侯張拱日疏糾左僉都御史郭維經命自行回
奏

維經居田都、久得民和。上知之、至是府丞鄒之麟、延
會院席、与阮大鍼等百計媒孽、通迎恭皇御容。維經以
病未出、越二日見朝、逆咬拱日糾之、有恭皇往為諸奸
媒孽。維經不歡、視茲盛典、猶去年姜曰廣張愬言不歡
策立。皇上等語。初問票議處云、必有所顧。若御史筆
也。

命戚臣世襲侯伯原非典例、以後不得濫請。

謚楚王華奎曰貞。

降營將袁誠一級。

以銀兵戡餉也

壬戌出久推不至左給事中陳泰來等缺

時戶科右陸朗茲轉左言於吏科柳張希曼疏請出缺
有旨責泰來等觀望命議處內楊時化已任北李如璧
以蜀簡陞惟李汝燦不至

命故官子孫陳乞年遠無稽品望不副者不得一抗朦冒
兵部主事蔡屏周請以節制之師省兵以恭儉之規足餉
納之

癸亥准顧其謙封鎮遠侯

廢劉有鈞錦衣衛千戶

以隨皇太后駕也

甲子起降原任大理寺卿葉紹顯太僕寺卿

紹顯先以京察不謹處

工科吳希哲請命百官自陳允之

時起用諸臣多耄御史劉光斗請汰衰庸則暗刺易應
昌等而希哲所云倚心柱性末境方饒則又為楊繼垣
邹之麟等解嘲也

起升原任吏部員外陸康授文選司郎中

初禮部郎中吳昌時報詞史部忌康稷同鄉先輩恐以起舊尼已遂擬外轉至是康稷既言先帝甄別銓曹時已奉旨改用特為昌時所陞遂命推補

命脩惠宗与先帝實錄

先是工科都李清言今日脩史何先惟急脩先帝之實錄而已夫先帝歷年十七而惠廟歷載四其實錄易編耳止緣當時珥筆諸臣搢手革除於是化圖書為家乘而子虛烏有皆佐筆端則史形致身錄其最也若非先臣吳寬集內載形墓誌甚詳而安知從亡之說實

又安知從亡之數十人皆賢之歟。脫今日不舉先帝
寶錄並行校讎恐淆亂不止致身錄矣。且此十七年間
或黑白互淆或玄黃迭戰牆壁堅於廟堂而封疆之藩
籬反瑕則逆問之伺隙以入正此為厲階謂宜早成是
錄昭示來茲俾千載後知咎有所歸而不致以故宮禾
黍為宵衣旰食之聖主咎則暴譖臣罪正以揚先帝
美也臣所知者惟舊輔將德璟精心時政富於筆記宜
令彙集成篇表送史館而此外或採閣抄或搜部遺或
廣彙臺省諸諫章仍遣詞臣行人數集分省搜輯凡郡

邑故舊請名公卿副今皆宜博致疏奏部覆從之

再舉考選授林有本等科道部屬各官有差

科七人林有本沈應旦張利民韓按祖錢源徐方來莊
則敬道九人黃錫衮劉襄却錦畢十臣王大勳夏繼厚
郭貞一王愷張屯羅惟來集之以科姜應龍以道俱抑
部而十臣貞一又以部改道皆闕臣士英意也

謚皇太子慈煥曰獻慈永王慈煥曰悼定王慈燦曰哀
更部議補行人胡麒生科負不允

麒生往附聲氣至是以原擬科負異復舊擬爲戶科都

熊維典疏駁之逆疏訟逆案寃辨故輔體溫仁懇至堂
言路不容站足時閣臣奕琛與同邑弗善也御史郝錦
疏言麒生以北關閹節革職十二載並無考校禮科著
令蒙皇恩還行人原職乃得脫望蜀異捐神錄逢要路
便作奴顏觀美官可以戈獲或哭或罵或泣或歌面目
皆不露已神情若懸空魚肥既無官箴烏取疏奏命吏
部核議

乙丑浙江巡按諒遇總請用遼將招海兵為戡守格不許
時慮其招致流移生擾內地也遇總出都多攜劣衿衆

監破甌紳弁給以剗付同知通判推官蔡游守犯名色
許之名募受賄不焚又攜家杭州出入衙門皆內戚也
命汰衛所班運城採等軍以餉銀濟軍需

丙寅淮兵部右侍郎徐人龍回籍兵科陳子龍終養

子龍初為浙官會訊蔡奕琛一案成獄是時奕琛方嚮
用側目逆之侍養歸後同吏部夏允彝等起兵抗北師
及與吳勝兆謀被緝赴水死

命倪嘉慶以戶科新銜察核錢糧仍兼四品服俸

遣禮部尚書黃道周祭告禹陵

道周臨行疏言唐室天寶之亂李郭討賊二十五月而
沒廣明之難鄭畋李克用討賊二十九月而復若建中
之難李晟渾瑊討賊則不十八月而復所以然者李晟
渾瑊用奇郭子儀鄭畋用正人心之玩愒不同盜賊之
盛衰亦異也今人心盈憤甚於往年賊勢傾靡亦逾曩
日今欲東收交齊北略澤河西取應安然後問雒陽之
鐘簴歸承德之松楸上現天壽此曠日持久其道良難
必如臣愚得一沉鷲之將簡士三萬春糧一百日出饋
榆帛檣東踰破車度臨朐歷博興直上鹽山滄洲此間

四百里皆荒墟如升墟邑惟臨別安丘樂陽信間稍有屯聚可因糧而食走七晝夜至武至清漫白溝出其不意從天而下奴有哨指望宣大閉門而迎耳然後致陛下哀痛之意祭告洒掃土十三陵與長安士民拭涕而觀九廟還分兩道一下臨清以叔克濟一下卹卹以取漳衛具用力甚少奏功甚鉅此朕弇所發憤於祝阿劉裕所歡呼於大岷也燕都已奠陵寢已安然後階維陽之鐘簋掃承德之松楸底定中原如循襟領而殺衣帶不為勞必俟虜寇蕩平從容親變發東南以取西北

力殫於仰攻志衰於盡守新胆之勤不知更幾歲月乾
元中和之勲猶未可異也凡用兵如藥久損則腐用將
如用刃久損則繡以繡滋之刃付於鈍手腐姓之藥漬
於下方雖庖丁俞跗無以中其湊會矣念春秋二時閭
巷聚老猶得登陟丘隴洒掃墳墓至於禹陵三千餘載
猶蒙異朝終念寵以太牢而天壽諸陵缺然追憶往時
謹從祀官極趨瞻拜何能不悲是臣所不獲已發為東
道出師收復陵寢之說也

督輔可法請高傑部將李本身為提督不允

高傑死可法以傑前鋒部將李本身最請用為提督朝
議未許未幾黃得功等既至云閣臣不知是何肺腑用
傑部將為督目無督師矣

靖南侯黃得功引兵還儀真 上遣內臣盧九德等諭之
乃斂兵

得功啣傑不已聞其死引兵殺儀真名云脩傑遺兵實
殺割地也時傑寓楊諧將士數夕驚朝議恐傑部將之
守閒歸者顧家奔還致虜寇乘隙亟遣九德等捧諭止
之得功奉詔斂兵人以為不遠之後

賊勢既成爲北兵所敗棄西安走襄陽

江督袁繼咸跪言聞爲虜敗雖可喜實可恨虜未及謀
我者聞在耳聞滅非江南誰事長江上下宜蚤爲備
督王永吉亦言臣近聞西安已破流賊敗走漢中不勝
踴躍繼又不勝憂疑也虜乘虛擊賊所向披靡其氣必
勝向屢入內地未逢殺手今見國家新創半年以來未
能出門一步其心必懈驕與懈皆記兵家之忌若簡疏
勁馬步一枝直走開歸進窺曹阜防其抄襲淮陽爲正
兵以疏勁馬二枝疾趨沂濟爲奇兵電擊星馳計日而

可復二城若二城既復寬濟臨德遂成破竹軍聲一振
青齊豪傑響應土兵民馬統規軍資遠近輻輳終將
角攻其無傷必建奇功蓋當此內外凋敝時須破釜沉
舟決一死關倘致動出萬全必勝之策實無此策臣不
勝踴躍者此也若謂長河長江未必真稱天塹一番挑
激彼必速來殊不知我首虎視中原意欲併吞天下特
與逆賊相持不暇傾巢壓境耳今西安破陷已真虜既
入陝寇復入川宣密秦晉東豫荆襄胡馬進退自蹂前
無所牽浚無所掣全副精神總在江南縱不挑而激之

能保其不投鞭而問渡哉臣不勝憂疑者此也乞勅下
部議如當決戰使須臾此機會速飛馬步數萬倍糧
餉分道進兵若兵馬錢糧不能應急先宜固守亦須處
之堅牢事之審賢防江者當代防河者籌畫河如長在
便可作江上藩籬若從晉豫上流渡過開雄則徐揚顧
毫俱是平原安得有河可守司餉者當代司兵者焦勞
士馬飽騰則戰氣百倍今長戍荒原所在得腹一或潰
決更以何兵為守昔齊人有棄勢待時之說今有勢可
棄無時可待過此以往事安逾多日益忙亂矣初永吉

於去年十月遣遊擊賈以祿往京通偵探至是歸稱建
州精騎盡往征閩北直山東一帶皆單虛故永吉及之
事竟寢

命裁九江額餉六萬

時閩臣士英戎政阮大鍼皆與江督袁繼咸不協責繼
咸縮兵就餉額軍中偶語起繼咸既爭之不得力求罷
言朝廷既不行臣言又不赦臣去臣惟有以身死封疆
第如社稷大計何不容

丁卯任福建巡撫孫肯堂奉命勦賊自贖巡按陸澄源候

考授詞新升正唐郭之部外任用

明旨責其玩視地方專構小隙也之奇忽內忽外有同

見戲

廢方勢踰商榷節翰林院五經博士景濂酌議廢

言清雖忠於建文然快刃犯澤得罪文皇故也

予閱陝狗羅諸臣奏監

省城則巡撫馮師孔按察使黃綱長安知縣吳從義渭

南知縣楊照商維則道臣黃世清蒲城進知縣朱純瑜

林則又布政都任中部知縣朱新趙原任提兵尤世威

侯拱極侯世祿王學書王世欽王世國李昌齡原任副
將尤翬文常懷德李登龍張發揚明見任副將惠顯清
國俊李國奇原任遊擊孫貴尤養昆見任遊擊姬維新
陳二典劉芳馨劉廷傑文經國原任守備白煥衡李宗
叙見任守備左勉惠漸賀天雷楊政瑞掌印指揮李文
焜等慶陽則道臣段浚與知府董琬商州鄉官則原任
吏部尚書南企仲誥封副都御史朱崇德原任巡撫焦
源清焦原濟山東巡撫王道純山西叅政田時震禮部
主事南居業蒲州鄉官則原任磁州道祝萬齡慶陽鄉

官則原任太常少卿麻姑咸寧縣舉人則朱詠衆內都
任尤世威閩門皆繼而朱新超一未配妻亦役隸死惟
榆林以力抗關逆為所忿城破自指揮千百戶及士民
死者數萬人皆不可考矣先是御史霍達於崇禎末奉
旨未及覆至是再請故卿

贈甘肅巡撫湯道衡兵部右侍郎加子遇世錦衣衛指揮
僉事

云勦虜功

勦禮部尚書顧錫時致仕

御史張孫振疏其居官狼藉持議偏僻也內云溫體仁在政地正色小心七年如一日先帝御謚文忠而錫時輒殺追削逢迎門戶彼行與謚繆者莫若矯誣三朝之孫慎行而錫時何不一股耶鄭鄭忍心杖母孫慎行引入詞館起用一日聯舟並進震孟結為死友倡和呼招獨體仁獨發功在綱常便可名曰忠乃錫時于鄭鄭之死友則特謚之而為先帝執法之臣則削之何也乞將錫時斥號削去謚謚後還體仁謚疏奏勒錫時致仕錫時先以署銓有議為章正宸熊汝霖糾至是又為

孫叔與何綸糾而攻之攻一人而已

轉姚思孝大理寺左少卿升太常少卿沈攸之少卿
復監督勳冠太監劉元斌司禮太監王裕民原職與祭葵
廕弟佐一人為錦衣衛指揮僉事

元斌與盧九德嘗督黃得功勳冠江北又勳李青山於
山東頗有功御史王孫善嘗為州守及遷御史勳其時
部滿掠先帝命逮之斌既辨孫善沒言既未下科斌
何躁知應有漏洩禁中語者時上方怒漏傳邊報乃
并裕民下獄死西市至是復

戊辰予北使兵部右侍郎左懋第母陳氏卽典准錄用原任吏部員外左懋秦

時懋第父前北欵授官誓死不許圖守愈密未幾又欲取懋秦至授官懋第貽書力阻咀命矣母他不及至是督輔可法為請母卽典兼錄用懋秦從之懋秦當關逆破京師不能死懋第卒抗節死於北

予原任刑部右侍郎陳以聞祭葬

以聞 先帝時察度為民

准常沅襲封上饒王

淮御史李樞在籍養病

樞見時事日非故決意不出人服其先識

己已沒原任御史李嗣京原官

嗣京先為吳昌時所阱後糾議處

河而巡撫趙其杰乞休不許

責其以道臣簡用官至部堂一味諂媚也

庚午加兵部員外耿章光尚寶司卿

原任山西巡撫如杞子

命更議皇考恭皇帝謚從太常少卿張元始言也

元始以恭為諸祿王謚請改共

卒未命有以縉紳士民家產獻媚鎮將及宗藩勲戚等家
者立正大法

以高傑勒詐撫臣朱一馮故禁之

以左諭總沈延嘉兼洗馬管司經局升簡討賴垓右中允
原任庶吉士張星編修

星崇禎時以累闕仕後降北為通衢道

予東平侯劉澤清弟源清誼武節仍加祭

源清戰死

壬申禮部尚書錢謙益疏修國史

疏言萬厯中間臣陳于陞請修全史同局纂修旋即報罷大抵官多則拜除不一人衆則考要難稽文雜則貫串無緣古人所以有白頭汗青之嘆也臣壯歲登朝留心史事三十餘年楊花討論差有端緒昔宋臣司馬光編修歷代通鑑以衰疾乞就冗官前後所任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卒能成書臣願比光例即家同局或書或徑進或按期繳納仍聽閣臣提裁改定奉詔頒行疏奏命在任料理謙益志也謙益博覽群書尤

精史學搜羅考抗極苦心人亦以此服之後因亡史
稿盡付絳雲按一炬殊可惜也

復已故閣住太僕少卿徐景漁原官

天啟時景漁為御史以首服三案例轉時給事中王志
道獨是其言具疏救之後桂逆案緣此

起戶部左侍郎吳光義原官營右侍郎事起鳳督朱大典
兵部右侍郎升左金都易應昌工部右侍郎

光義薨而溫為鎮臣勒助餉所苦故謀起以避之

升蘇松副使陳洪論太僕寺少卿廣東僉事畢休尚寶司

少卿

洪謐為守与松守方岳貢齊名今始升

予錦衣衛劉勝祭葬

僑天啟年掌衛以議獄不肯媚璫至是以糾黃耐故得

優卹

癸酉升工科左李維樞本科都給事中

淮兵部尚書管左侍郎練國事解任尋卒於京

國事方正有持操与魏國公徐和基先後卒幸也

撤高傑兵回命廣昌伯劉良佐赴防歸德提監高起潛駐

揚州

保固公來歐歐既糾原任淮督略抵飛令卽院看議後
振飛督淮時聞逆方燕上烏舟河干不納矢石載逆卽
之通政使楊維垣久戍淮安抵飛其梓里待略亦不快
至是固稱糾其不法止許振飛鳳陽天子氣一語未幾
行人朱統鎬復糾之俱命看議蓋迎合也

日月赤占者以為兵氣

戶科吳逆跪陳吏治五患請嚴行查飭尤之

甲戌進輔臣蔡奕琛文淵閣大學士徐子給詰命

贈吳士奇工部右侍郎免磨

授錦衣衛千戶趙祥指揮子孫世襲千戶

以舊勞也

乙亥追封皇弟由棖顯王諡冲

祁史袁和勲貳罪三案命已之

首及已故王之案孫煥行楊波左光斗現存吳姓鄭三
俊等致勅部院正罪餘附和諸人一併省議未及袁繼
成謂其公然祖述削身怙逆罪甚無將應與案內諸奸
並究得旨事屬已往且經大赦不必追論時閣臣士英

富貴已極惟包攬交結思永固福祿而已貪鄙誤國不
知人者士與也貪奸誤國又思殺人者阮大鍼也初大
鍼里居時欲與河南國子生侯方域交却之適左良玉
憚流賊逼託言就餉南京大鍼以方域與良玉善誣為
內應方域以書詰之內云執事岐視一動長伏草莽則
已若復得志必至殺盡天下以酬所宿恨至是駭
加督輔可法總督王永吉鎮臣劉澤清高傑銜各一級
以邳州繫虜功也

丙子復原任宣府巡撫沈榮原官仍議卹

崇禎時蔡弘與北盟為內臣王坤糾故戍

補原任吏部員外為含馨考功司郎中

為明歲大計地也

准慈煥襲封崇王

更上思宗烈皇帝廟號曰毅宗

署禮部管紹寧既言謚法廟號不妨互見如我朝有睿
皇帝又有睿宗有仁祖有仁宗况卜世無窮而嘉名有
限詔用數

補李元功中府添註食書

元功便廢校補月延儒溫體仁門曾桂碑亭至是又為
閭臣士英昵人號三相鷹犬

贈死事武臣沈宗壽都督同知子孫襲錦衣衛百戶一輩
丁丑贈死事知府王行儉光祿寺卿子廕祭墓潛山知縣
李胤佳太僕寺少卿廕子

升吏部郎中米方煒太僕寺少卿

例轉吏部科道馬嘉植等

吏部余廕科馬嘉植道高允茲沈宸荃也廕為阮大鍼
所惡言于吏部勒令例轉嘉植南渡數疏頗錚錚尚書

張捷言其居北科時與廖國選等一行人也允茲與宸
奎皆持議不附時掌道張孫振思之故俱外時孫振嗜
賄某御史面乞某差屈二指孫振以為二千則願諾之
次日二百金至忽莊容大言曰堂上多史賄差當糾御
史失声色而去

謚南京吏部侍郎顧起元文莊公一子

加升內臣韓贊卿二級李國輔一級

以彈心營務也贊周性鯁直在上前每多規切及獲
疾私寓士英等益無所憚尚側目國輔謀去之囑所私

以同祿市諷令往浙國輔見升臣取貳請止其行不聽
後贊同見京城不守自縊死

工科都李紱擬請早建太廟命工部議行

命止滇黔入援兵

以乞餉故

削宗室監紀朱蘆徵朱由蕝為民

以其說卸銜疆入京巧營也

寧南侯左良玉既救江督袁繼咸并言要典宜焚謝解之
初繼咸以江上兵薄鄭鴻達兵舡不還頃更遣檄九江

道蒙士彥於江沅截買士彥家蕪湖與諸商賈繳撤不肯買繼成以令不行勅士彥士彥同年御史黃耳鼎亦勅繼成且謂繼成股弁胡以寧勸良玉立他宗良玉不從蓋欲問督鎮交良玉先不拜監國詔聞之益疑畏乃既辨并明與繼成無隙訖耳鼎受指使末又云臣讀邸報未見兵何如強餉如何理惟曰門戶曰三案曰要典昔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先帝焚要典而亂臣賊子亦懼時攻繼成者遂謂與良玉倡和脅制朝廷矣繼成力詆士彥屢跪不休議者亦病其氣盛

戊寅禮部主事吳景璽請開館設局纂脩三朝實錄俞之
其說祖三朝要典附時趨也

閩賊李自成兵至承天

御史周昌晉補糾漏案楊汝成宋之繩曹溶等命法司并
覈

汝成以左都李沾至戚故免議糾汝成意在沾也

癸卯改浙江巡按該遇臬於江北江北巡按何倫於浙江
遇臬至浙江糧紳弁兵以干計橫甚強市於民之怨之
輒右兵衆忿群噪署前遇臬出兵槍殺死者七十餘人

事聞吏科林有本疏糾過颺不法狀請逮治士英稟旨
與紛互調竟不之罪也過颺後降北為漳州道

准張承志襲封惠安伯

命戶部未完錢糧仍責成撫按不得濫委閒曹以滋騷擾
命侯張拱日左府孫繼城右府邵文亮前府各奉食書

庚辰禮部失印署印侍郎管紹寧具疏請罪

御史張孫振請改元考察下部院察例具奏

時東林列仕籍者已同抱蔓惟在籍未履雖京察有期
不及待也孫振堅握河南道印欲俟京察方還劉光斗

袁和勲以資深不得皆恨大約首除異已繼歸中○終
則自相歸嚙矣○

起升例轉御史熊化太僕寺少卿

化萬歷間以察處王之案例轉累升至叅政皆不赴

命逆案無得濫雪從誠意伯劉孔昭言也

孔昭言瑞案昭雪為陰行賁學原無實迹者言之耳若獻

媚有據豈應翻案從之

淮戶科羅象在籍養病

後北兵入江西萬象与原任左都鍾价等五人至南京

皆自誇為孫之辨所為。懇洪承疇入朝尋勒回。識者皆羞之。

補用佐兵科左虞廷陞吏科左給事中

是陞逆瑞時有要與阮成紛囂且息一疏挽救良苦尋被瑞削奪且晚糾孫居相而逆案中誤謂糾趙南星尤枉至是雪

壬午晉首輔士英太保鐸少傅保加署職方王期昇太僕寺卿負外朕章光尚寶司卿餘內外部科官加級有差

以夢降賊渠程繼孔也

命部院看議左僉都郭繼緬保固公衆國殲糾其庇逆也
初繼緬署大理寺刑部以偽防禦使武愐招送押初未
解家也次日晚上繼緬跪啟之至是國殲言愐受偽命
偽印偽牌票何務何疑繼緬救愐疏中已自吐未審何以
聽斷無死法且一則曰可乎再則曰可乎把持要訣直
辨其不可也又謂防禦使印當同甘受与否○溺○奔○之○女
已出奔矣又何問其甘○溺○与○否○執法之官甘心庇逆乞
同愐建託命看議

起升廣東僉事水佳胤尚寶司：丞

佳疏以訟逆案連察故御史也

更鑄各衙門印去南京二字

加趙民懷太子太保廕一子世錦衣衛百戶

命從逆各犯及雷顯祚一案着法司速行訊結從吏科林
有本言也

疏言顯祚不孝不忠且早付一決

南渡錄卷之四終